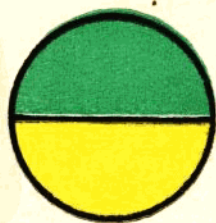


红颜三重奏

张雅茜 著



红颜三重奏

张雅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红 颜 三 重 奏

张雅茜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8 插页 225 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224-02445-7/I·606

定价：5.60元



张雅茜，1950年生于西安，祖籍山西芮城。当过10年农民，8年临时工。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曾用笔名阿茜、贺雅。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至今共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三十万字。现任运城地区文联《河东文学》编辑。

这是张雅茜的第一本小说集，就要在我的家乡的出版社付梓了。她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我同意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前，她把全部书稿寄到了我的案头。

她祖居山西芮城，生在西安，并在那里度过了如诗如梦的童年。后来，由于家庭遇到突然的变故，回到了故乡，沉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受过许多苦。她于文学，有一段艰难的、曲折的，然而又是顽强的奋斗历程。

对于所有靠了自己的禀赋和才分，终于从农村奋斗出来的人，我都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和尊重，何况是女性。她们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辛勤与更高的代价。因此，我很乐意对张雅茜的这本书呐喊几声。

从张雅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对古城西安有着相当美好的记忆和相当深沉的感情。她在西安生活的那些年，我也正在那里读书，接着教书，但人海茫茫，彼此并不相识。认识她，是在去年五月，晋南小麦刚圆开始泛黄的时候。

我们一行数人，在运城地区仅仅活动了两个整天。有关张雅茜的一些情况，主要是从她本人的诉说中得知的，而更多在参观访问的路上、车上。应该说，了解不算深，只是在仔细读完了她寄给我的全部十多篇作品之后，才对她的个性，她的精神世界，她的人生思考和审美追求，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运城，我和《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同屋。有天晚上，张雅茜拿了她的两篇已发表的作品和一篇未发表的手稿给我们看。我读了两篇已发表的作品，一是小说《河水拍打着堤岸》，一是散文《残荷》。这是我第一次读她的作品，觉得她的语言清新流畅，很有表现力。那篇小说，因为熔铸了主体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真实的情感体验，而耐人寻味；散文虽然文字比较考究些，但因立意无突兀出奇之处而稍显逊色。但周介人对《残荷》的评价却比我高，认为即使拿到他们的刊物上发，也不会算是下乘。手稿就是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净土》，我没有来得及细看。

从收在这个集子里的11个中、短篇来看，张雅茜的小说创作已经初步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开始上路了。她笔下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女性，她始终关注着、思考着她们的命运；这些作品，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特别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与凸现；她有较强的语言感觉能力和叙述能力，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和内容，选择不同色调的叙述语言、叙述方式等。因此，尽管不少作品都还颇有些可以挑剔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吸引人的，有较强的可读性。

张雅茜在给 my 的信上说：“女人天生就是一个悲剧，不

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一直想探索女人的命运，探索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却一直在惶惑中。”实在说，我不很赞成“女人天生就是一个悲剧”这类宿命色彩很强而又似是而非的观念。正像我不很赞成莎士比亚的名言“懦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一样。但是我很能理解张雅茜为什么要这样说。在她笔下，那些有着不同遭遇和不同情感经历的老少几代妇女身上，无不或强或弱，或浓或淡地透露出悲剧的色彩。这些人物，无论生活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各有其人生的追求，都曾编织过迷人的梦幻。然而，到头来，谁也没有实现自我的价值，谁也无法摆脱似乎无所不在的悲剧的罗网。

《红颜三重奏》从一位上了年纪的母亲的眼里，写出了三个女儿在婚姻家庭生活上的不幸。长女一平，事业上倒是满顺利，当上了百货公司的经理，但却嫁给了一个不懂得爱的丈夫。为了填补无爱的家庭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她在一场无望的婚外恋中坠入爱河，而得到的痛苦却要远比慰藉深沉得多。次女二平，性格刚强，敢闯敢拼，居然机缘凑巧，靠了自己的精明和泼辣，发了财，但却因为聚赌受罚，搞得倾家荡产。三女小平，虽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历，却宁愿在事业上牺牲自己，一心一意支持丈夫进取。由于被情感上的占有欲弄得失去了理性，在最关键的时刻反对丈夫出国，终于反目成仇，离了婚。想占有爱情，却丢失了爱情；想保全家庭，反而葬送了家庭。如果把作为叙事主人公的母亲，在其“一切服从丈夫的意志”服从了一辈子的命运中所包含的悲剧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这个作品就应该是“四重奏”，而非“三重奏”了。无论是几重奏，作者却显然是想表现一

种“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铁则，一种女人与生俱来、难以脱逃的厄运。她似乎不愿相信这一点，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她陷入了深深的迷惠。

《枣村沟》里的枣村妇女格子，是在婚外的恋情中，才感觉到原来的家是那样的不堪忍受。为了摆脱它，格子采取了惊世骇俗的大胆行动，与相爱者非法同居，因而挨打、受辱，接着坐牢。虽然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终于还是被逼回那个她早已无法忍受的旧家去。她万念俱灰，世界虽大，但她已经无路可走了。在死与生的选择上，她最终选择了死。人们见她向浊流翻卷的黄河走去，到冥冥之中去寻求最终的解脱。

张雅茜说：“我写了十几个女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影子”。这当然不是说，她笔下的每一个女性形象的全部所作所为，都是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实事，都是她的自画像，而只是说，她是从自己的经历和切身体验出发，来进行艺术的虚构和创造的。她是用“以己度人”的办法，突入人物的灵魂，展开自己的描写，展示人物的命运的。由于她的出发点怎么也摆不脱她自己曾经有过的艰难际遇和沉重的记忆，所以总是用悲剧的眼光，悲剧的意识，看取人生，测度人生的。她常常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曾经有过的思考、情绪、体验，投射到人物身上去。这样，在人物身上也就不难见出她自己的影子了。

一般来说，作者把自己的某些气质、情绪和思考，对象化到人物身上去，会使人物显得生动、真实、感人。张雅茜的较为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自然，不造作，部分原因也在这里。但如果在这方面过于拘泥，就会使不同作品中的

人物在面貌以至性格上过于接近，从而显出某种单调和雷同。这就很难说是长处了。

能够看出，张雅茜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于完全的虚构，她们都或多或少有其生活中的原型（当然作者自己也是一种原型，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型）。她对她们是非常熟悉的，熟悉她们的言谈、举止、心态和著乐。动笔之前，她可能已经对这些人物的命运都反复地思考、咀嚼过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她们便会活起来。可以想见，动笔之后，她是写得很快的。她似乎用不着在故事的结构上多费心思，也不必苦心孤诣地去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就能很顺畅地写下来。由于主要是写自己亲历的事件和熟悉的人物，所以多数作品都能见出生活本身所特有的那种原初形态的情致，那种有时是粗糙的、毛茸茸的感觉。这当然是她的长处，但也如影随形地跟着某些短处，如过分拘泥于原型；开掘与综合不够；不很注意章法上的开阖衔接与起伏变化等。

然而，张雅茜的作品毕竟有其独特的魅力。她很善于描写人物曲折的心理流程，故事的平淡，常常为心灵世界的展示留下了足够的艺术空间。在心理描写中，她首先把自己设想为笔下的人物，并且从人物在规定情境下可能有的心理逻辑出发，进行自我解剖、自我分析。在这自我解剖和分析的过程中，她把自己在过去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有过的一些近似的体验、近似的思绪和感情，整合进去，最终对象化为人物的具体心理活动。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首推《河水拍打着堤岸》。叙事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奔腾、涌动，恰如题目中拿来作为隐喻的河水，拍岸有声。其中的许多感

受，臆曲，都是非亲历者不能道的。《那天我出嫁》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也有许多显然是作者的切身体验。这篇作品，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晋南婚嫁习俗中古老的文化传统，但更重要的却是主人公的那段艰难的婚嫁经历以及这一经历中的苦涩心境。《沙窝渡》的情境构思，被作者有意渲染了某种捉摸不定的神秘色彩，而父族和母族两大家族的变迁，又都全从叙事主人公的眼中、心中见出。几十年的人事沧桑，几十年的思恩怨怨，几代人的盛衰荣辱，经过“我”的心理熔炉的熔冶和浇铸，变得有生命了，吸引人了。这个作品可能编织进了作者不少自传性的因素，是很值得注意的。《活葬》的悲剧，全从一个女孩的心灵镜面上折射出来，也很有味道。

张雅茜对语言的驾驭，已经比较熟练了。她的艺术语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修饰较多、句式较长、较为书面化的语言。这种叙述语言，有时不免带有较为浓厚的知识分子腔。它多用于描写知识分子和着重于人物深层心理分析的作品，如《河水拍打着堤岸》、《沙窝渡》、《朝元》、

《净土》等。这里顺便说说，我很不习惯那种明明可以点断，却有意不加标点的特长句式。这种句式，有时甚至长到一、二百字，读来实在吃力。时下一些年轻作者喜欢搞这种摹仿外国小说的句式，却悖离汉语的规范，读者不仅难以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优游，有时简直是接受惩罚，希望不要赶这种时髦。另一类是修饰较少、句式较短、比较口语化的语言。这种叙述语言有时又多少受了古代白话小说的影响。它较为接近“山药蛋派”的风格传统，如《故事》、《孙三娘》等。

总的来看，我觉得张雅茜具有相当不错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感受能力，有较好的创作潜力，多数作品也都达到了水平线以上，因而各有其不同的鉴赏价值。但对于一个立志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已经取得的成绩，恐怕只能算是一个起步。为了向更高处攀登，如果用严格的职业评论的眼光加以挑剔，我觉得张雅茜的创作似乎还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首先，在意蕴层面上，作者对她所描写的人和事，有时开掘不深、不广，想得不透，放不开，不能在别人止步的地方跨进得更远些，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因此，有些作品可以留给读者反复思考和回味的东西就不够丰厚，不够隽永。像《沙窝渡》、《孙三娘》这类以家族兴衰为题材的作品，如果能再多些历史感，多些文化氛围的烘托与透视，也许会更有味道。其次，在审美的层面上，除少数几篇外，多数作品的结构布局，包括起承转合、疏密变化、腾挪跌宕、高潮安排等，都还可以更考究些。人物的个性化，包括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逻辑等，也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另外，作者似乎对她已经脱稿的作品缺乏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反复打磨的习惯，缺乏在这方面的兴致和耐心，因此，常见粗疏，有时甚至有大段游离开主线的笔墨。

“文章不厌千遍改”。每改一次，都是一次自审，都会有所提高，有所突破，不仅在作品，而且在能力。这看起来好像纯粹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且属老生常谈，但却是千古不易的至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为人写序的常例，是讲好话，但总以崇真尚实为准的。我的这篇短序，除讨论了张雅茜作品的长处之外，也稍稍涉及了某些明显的不足，多说了几句。我不敢说这些意见一定

正确，但它们确实是我读了作品后的一点真实的想法，真诚的希望。如果能被当作来自一个普通读者的反应，就很满足了，丝毫无意于去做鲁迅先生早就引以为戒的那种“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1992.3.8

目 录

序.....	何西来(1)
河水拍打着堤岸.....	(1)
背 影.....	(17)
净 土.....	(25)
故 事.....	(40)
那天我出嫁.....	(48)
红颜三重奏.....	(66)
活 葬.....	(113)
沙窝渡.....	(159)
孙三娘.....	(211)
朝 元.....	(246)
枣树沟.....	(297)

河水拍打着堤岸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下这个故事。

每当夕阳微笑着睡去，丈夫儿子围着那张动人的小圆桌，对我精心制做的色味香俱全的工艺品发出一声声赞叹并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时；或是陷进电视机前的沙发里为那企图想骗出你的泪水和欢笑的故事心跳紧张时；尤其是静静地躺在丈夫的臂弯里，品尝着他满足的呼吸和小床上传来的儿子甜甜的梦呓，充分享受着一个中年女子早应得到的这份安宁和甜美、平静与和谐时，我便感到一种深深的自豪。

我甚至从心底升起一种庄严伟大的感情。

我用我自觉得很博大的感情去拥抱我的丈夫和儿子，使他们狂喜，使他们窒息，使他们悲痛，使他们忘记了自己。

我满足极了。

我想起了“霸道”两个字。

当我在失去这份“霸道”而又重新得到它时，我发现我比任何时候都珍惜它。

每当我看到或听到又有一对夫妻在法院门口洒泪而别或英勇战斗时，我便为我独有的这份“霸道”而骄傲。

我真想把我这个伟大的创造告诉每一个姐妹。

我甚至想，如果女人们都具有了这种“霸道”，那么法院门口将会永远升起灿烂辉煌的太阳。

曾有一度时期，我总是徘徊在黄河边，看着河水由浑黄变成绯红变成桔金变成一片黑暗。有时我孤独地坐在那古老的渡口的石阶上，透过那漫天漫地的浓雾用听觉去捕捉那威怒的咆哮，我觉得那不是男子浑厚的哼唱而是一个女人的呐喊。

于是，我便十分怀念起那蓝色统治着这片河湾的时刻，怀念那木船上冲天而起的愤怒的青烟，怀念那沙滩上跑着站着爬着的一群船夫的后代，怀念那船夫威武地又立在船头。

于是，我把我的悲愤我的忧伤我的记忆我的感觉统统抛向那滔滔苦涩的水中。我得出一个结论——黄河的发源地是千万个姐妹的眼睛。

我曾有过一个伟大的创造。

我曾为这个创造争取了一次外地学习的机会。我想证实一下外国某一位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意义。说坦率点，更是想改变我一直处于淡漠状态中的夫妻生活。我认为做为女人这应该是她的正当要求，没有什么值得害羞和脸红的。

四十天的外地生活使我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对丈夫的思念。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当初是感情上的思念还是生理上的渴求。

我只记得，愈接近归期这种思念愈强烈，它似乎像火一样烤得我焦灼不安。我在暗暗为我的创造的即将成功而手舞足蹈，我甚至在梦中都体味着我与丈夫久别重逢后拥抱着在一起的那种妙不可言的激动与甜蜜。我的心常为那个梦而急促地跳动，我觉得我的创造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火车上，我奇怪我在做出先去看丈夫后去看母亲和儿子那种选择时竟一点儿也没有脸红和犹豫。我的情绪空前地好，那拥挤不堪污浊嘈杂的车厢显得万般可爱妩媚动人。我甚至对每一个互不相识的人都友好地献出我的微笑，那微笑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柔最鲜艳最动人的。

我相信，任何在那一天看到我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美丽最应该做女人的女人。

薄暮悄悄降临，星星欣喜地眨巴着眼睛，我站在丈夫机关大院里，按抚着急促跳动的心儿，整理好自己在火车的厕所里换上的衣服，细细打量着丈夫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单身宿舍。我闭上眼睛，品尝着窗口射出来的温馨的灯火对我强烈的诱惑与吸引的滋味。那滋味决不是甘蔗蜂蜜葡萄酒之类，我敢保证它是一枚又红又亮的小辣椒。

月儿嫉妒地望着我，企图用她冰冷的纱巾掩去我火一样的激情。我索性深深地吸一口气，我嗅到了那股特殊的以前曾使我讨厌而今又让我着迷的男人味。我耳边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呼吸，那呼吸伴随着一阵轻轻的呻吟满足地飘去，悄悄地侵占了夜的静谧。月儿终于躲进云中，星星欢快地离去，唯有痴情的大地仰望着蓝天，蓝天高傲地俯视着大地。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

“你恨我？”

“……”

我敢说，女娲在当初考虑男女的构造时，一定出于嫉妒在女人身上做了手脚。

有多少女人毁灭了她的天真烂漫和幼稚可笑？

我是天下女人中最可笑最可怜的笨蛋，最愚蠢最无知最不该做女人的女人。

我恨女娲。

我更恨我自己。

我想去杀人杀他杀她首先杀我自己！

我曾像卢梭一样忏悔过，我发现我最大的错误是——欺骗自己。

做为女人，我与丈夫之间的那种感情上的微妙的变化我早该承认它，更该正视它。可我竟鬼迷心窍异想天开地企图通过我那个伟大的创造去改变它，甚至想把我的发明推广给每一个姐妹。

多么幼稚可笑，可悲可怜。

我败得真惨。

我那婚姻堡垒的坚固安全和平尊严彻底动摇了，摇摇欲坠并面临被摧毁的危机。我似乎已感觉到我的舒适的小家将被无情地摧毁，我的可爱的小冬冬将从我的生活中被残酷地抹去。伴随我的将是萧萧秋风凄凄秋雨，日月无光长夜无尽。有谁说人生是一条长河我却认为是一条小路，我的路头的尽头是悬崖是万丈深渊是无边苦海是阴曹地府。